



臧洪

字子源廣陵人年十五以功拜童子郎中平末
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洪說超糾盟討卓不就
復遣洪詣劉虞行途阻絕因寓袁紹紹以洪領
青州刺史又徙東郡太守

答陳琳書

時曹操圍張超洪從紹請救兵紹不
聽超滅洪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
之不下使陳琳以書責之洪因答焉

隔閭想思發于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
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述敘禍福公私切
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
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忖褊心粗識鄙性
重獲來命援引紛紛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
後漢書

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益恩深分厚遂竊大
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
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涕流之
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
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
悟本州被侵郡將邁尼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
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
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
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已則僕

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募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仇國。足下當見久違不解。救兵未

後漢書

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楚子圍宋。築室反耕。示無還意。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常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

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
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
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
吾子托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
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
夫復何言、

後漢書

書

崔實

字子真，瑗子少沈靜，好典籍。

政論

實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

通置之坐側。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

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

伊尹作伊

訓箕子作洪範。

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

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繇人主承平日久，俗

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

音快。

他沒反，快忽忘也。

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

後漢書論。

忽真。厭，低也。偽，輕忽至真。

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

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

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

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雕敝，人庶巧偽，百姓囂

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

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

綻，音直。莧，反禮。

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

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

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疆

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

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

要之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

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

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自耿遷周於亳邑

穆有闕甫侯正刑甫侯卽呂侯爲周穆王訓暢夏禹用刑之法俗人拘文

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

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何者其頑

士聞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

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已舞筆奮

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

後漢書

論

二

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

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

患況其餘哉量力度德春秋之義左氏傳曰息侯伐鄭不度德不量力

今旣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

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

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

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

下審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

帝卽僂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

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

後漢書

論

三

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批勒鞅。輶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批以木銜其口也。勒馬轡。輶車。鞅。鞅。猶束也。昔高

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

極自是之後。管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亾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崇務嚴急亦救時之偏也

荀悅

字仲豫，儉之子，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論記。

申鑒

悅遷侍中時改移曹氏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旣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亾，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乘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言自足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

後漢書

論

人

一

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滯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迷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旣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爲爲之。

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

後漢書

論

二

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

權勢已去、言亦何補、然志在匡君、爲於不可爲之義也、或視此爲媿已、

延篤

字叔堅南陽人能著文章有名京師

仁孝論

篤以病免歸家教授家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

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於已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由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

後漢書

論

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有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肢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

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是君子務本言註疏

後漢書論

班固

字孟堅。彪子。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為漢書百篇。二十餘年。始成大將軍。憲以

固為中獲軍寶。憲固死獄中。

典引

固作典引篇。述敘漢德。蓋自謂得其致焉。

辭曰。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煜煜。有沉而奧。有浮而清。沉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緩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者。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曼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

日皇初之首

亞斯之世。變通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

帝出於震。始以木德垂天下。故

後漢書引

乾則降成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成。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暗而恒文垂。彛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迺哲。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

感黑帝而上。故曰玄聖。

雖前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

孔子每微在夢。

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燿。胡縊。菴

分不吝其誅

也言天下先為漢誅之高祖光武不視也

臨也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群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

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撫之容。

易曰君子正位凝命也尚書曰誕入

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台讀曰嗣靡無也矢陳也敦猶迫逼也詩云天於牧野又曰敷敦淮濱書曰

王秉白旄以麾撫亦麾也

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

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

孔佐謂孔丘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

漢也

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詰誓所不及已。鋪觀立

代洪纖之度。其贖可探也。

二代殷周贖幽深也

並開迹於一賈。

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勤民。以伯方統牧。乘其命賜

後漢書引

二

形弧黃戚之威。用討韋頤黎崇之不格。

殷頤曰韋頤既伐黎崇亦

國名書曰西伯既戡黎

至于三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

離其師。革滅天邑。

史記曰如虎如罷如豺如離于商如離與螭同革改也尚書曰肆于

敢求爾于天邑商

是故義士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

不其然與。然猶於穆倚那。翕純敷繹。以崇嚴祖考。殷

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烏奕乎千載。豈

不克自神明哉。誕畧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

不渝爾。

誕大也言殷周二代政化之迹大畧有常也篇籍謂詩書也

朝明而不變耳

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沂測其源。乃先孕

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破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於鬼

區。慝亡迥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顧。二祖高祖世祖四宗文帝為太宗武

帝為代宗宣帝為中宗明帝為顯宗順養也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

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尚書曰昭升于上厥

道至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芒性

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

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列辟謂古之帝王也乃始虔

筆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虔鞏固也言帝罔為

後漢書引

勞謙也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宇內。而禮官儒

林屯朋。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雖云優慎。無

乃憇歎。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謂殷周二王之後謂漢之賓監視也視殷周之事以為

監戒屯象也朋群也於是三事獄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

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

化洽。辯別也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縣沉。肅

祇群神之禮備。是以鳳凰來儀。集羽族以觀魏。肉角

馴毛宗於外囿。擾縮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

甘露霄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肉角謂麟也。繼文皓質謂騶虞

也黃暉采麟謂黃龍也河南三足鳥集沛國 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

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

州羨溢乎要荒昔姬有素維朱鳥玄柜黃鑿之事耳

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

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

錄豈其為身而有顛辭也若然受之宜亦勤恁旅力

以克厥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

恁念也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乎也體行德

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定性以和

後漢書 引

神荅三靈之繁社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審

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勅天乎 蔑輕也憚難也

勅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 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伊考自邃古乃

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

而遺章今其妙台而獨闕也 台我 是時聖上固已垂

精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群儒諭咨故老與之乎斟酌

道德之淵源着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

成群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緝萬嗣煬

洪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

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巨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續也。汪汪猶深也。唐哉謂堯也。皇哉謂漢也。言唯唐與漢唯漢與唐。
固以相如封禪爲靡秀麗之色。政恐不及爾。

後漢書引

王

曹世叔妻

扶風班彪之女名昭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

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成之

女誠

昭作女誠七篇有助內訓

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於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曹成壽之子子穀卽成之字也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後漢書

誠

八

一

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誠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人下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至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恐辱舍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

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

後漢書 誠

二

闕。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禮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強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特久之謂也。

大順非它。寬裕之謂也。特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
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媾黷。媾
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
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
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
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
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
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呵譴既宣。何恩之
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

後漢書

誠

三

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
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
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
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
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
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
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
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
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絮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映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夫

後漢書

四

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

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况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報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耀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愠。毀譽布於中外。耻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

秀麗清折有過孟堅孟堅之文恒苦板重

後漢書

雲間

顧在觀觀生

錢塘吳思穆靜腑

許清胤介夫輯評

顧之萃宗之叅訂

勾章陳 裕廣生

陳 祐天生

光武受命祥符論

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使十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

後漢書

論

八

一

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爲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喟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爲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乘時龍而御天哉、此論轉折起、伏秀氣于霄玩之、不忍釋手、

後漢書序

孝行傳序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
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
啜菽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噐不可去三
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噐而亡本樂之遁也
調噐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已
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
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患水

後漢書序

一

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耻祿親也存誠以盡行
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少節
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
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
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
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
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
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建初中
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史問起居

加賜羊酒壽終於家安帝時汝南薛苞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苞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旣而弟子求分財異居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後漢書

序

二

至拜侍中苞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以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爲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於篇

以孝爲行以行爲養古之取士首於孝也今乃以文何怪其成名受祿視親不胡越若者

後漢書序

儒林傳序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遵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宅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未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

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宮。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後漢書

序

八

二

敵。鞠爲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程璜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太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自是遊學增盛。至

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益衰矣。黨人旣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聚書經字。以合

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膝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後漢書序

三

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證者乃著之云

女王亂朝不忘經典東漢之學於是爲盛說者謂高祖溺冠罵士王莽之篡遂無仗節死義之臣光武興起學校黨錮之禍多殺身成仁之士理或然乎

後漢書序

逸氏傳序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頹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吠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

漢書序

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沾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篡取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責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代，嚴光周黨，王霸至

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後漢書

序

八

二

後漢書論

和帝紀論

論曰、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
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
京護西指、則通譯四萬、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皆降
服西至海類四萬里皆重譯
獻豈其道路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去來自有數也、
諷言自是正理

後漢書

論

後漢書論

順帝紀論

順帝安帝太子王聖日京等構陷廢
為濟陰王安帝崩北鄉侯立薨中黃
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
迎王於德陽殿西鍾下卽位

論曰古之人君離幽難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鑒
前違審識情僞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
順朝之政始不然乎何其倣僻之多與

此所謂下愚不移者也

後漢書論

後漢書論

皇后紀論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

後漢書論

王晚朝關雎作諷。

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

宣

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儻七國。始皇破六國寫放其官室作之咸陽爵列八品。正北坂上所得諸侯美人以充入之稱皇后妾皆稱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脩。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

飾說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

級十四。婕妤一。嬪二。容華三。充衣四。昭儀五。美人六。良人七。七子八。八子九。長使十。少使十一。

五官十二。順常十三。舞消共。和娛靈保。休良。娣使。夜者十四。妖幸毀政之符。外姻

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彫爲朴。六

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

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

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

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

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

後漢書

論

二

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

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圖之言。權無私溺

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

改正妃后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

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

蠹。淄黑也。蠹食木蟲。

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家

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

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

昭王立少宣

太后自知事以同母弟魏冉爲將軍任政封爲穰侯。

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

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安質桓靈臨朝者六后。

章帝竇太后和熹鄧太后安思閻太后順。烈梁太后桓思竇太后靈思何太后也。莫不定策。

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柳明賢以專其威。

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靈帝時中常侍

曹節矯詔遷太后於雲臺家嬰縲紲於園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軛

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爲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

寶。詩書所嘆。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爲皇后本紀。

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十篇。其以私恩追

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

後漢書論 三

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西漢亡於外戚。東漢亡於宦官。然宦官專橫。由母

后臨朝。不得與士人楚楚共對。然後宦官得以中

恣也。此論痛深矣。

後漢書論

郭皇后紀論

諱聖通真定人更始二年光武擊
王郎至真定因納后生皇子彊建

武二年立為皇后寵

衰怨懟十七年廢

論曰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牀第承恩色雖險情贅行莫不德焉莊子曰附贅懸
疣言醜惡也及至移意愛析燕私雖惠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命斯誠志士之所沉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者也郭后以衰離見貶恚怨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黨戚至乎東海遐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不亦光于古乎

愛至贅者見德意移妍者獻醜甚乎好惡之情非美惡所制已

後漢書論

後漢書論

隗囂傳論

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更始立季父
崔舉事推囂爲上將軍更始徵囂以
爲右將軍亡歸
天水名震四川

論曰、隗囂援旗糺族、假制明神迹、夫創圖首事、有以
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隴坻雖隘、非有
百二之勢、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至使窮廟策、竭
征徭、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
稜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夫功全
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爲其議者、或未聞焉、
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
假託劉氏、臣事更始、非夫崛起不撓、帝制自爲者、
也得非以其傾身下士、非修飾邊幅比乎、

後漢書

論

後漢書論

鄧禹傳論

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光武安集河北杖策追及光武拜爲前將軍遣西入關乘勝獨克赤眉復入長安遂爲所敗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柵邑兵散宜陽禡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

後漢書

論

一

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爲乎。

帝難禹尤難以帝之處韓歆知之也

後漢書論

鄧騭傳論

騭女弟為皇后定策立安帝太后崩
官人受罰者誣告騭弟惔先謀立乎
原王騭與子
鳳不食而死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

自取災故必於貽孽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

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言外戚之家承隆寵
於先帝不結恩于後

主故權勢先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圖謀也其人既
居權要禮數不

可不重故後主枉其本性與來寵方授地既害之後
之圖謀政事非心所好也

寵者方欲授之要職而先代權臣隙開執謝讒亦勝

後漢書論

之君臣有隙上下離心則權寵之悲哉騭惔兄弟委
人形勢漸謝於是讒人構會

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燕

也。

動遵法度檢束宗族如鄧氏猶為有患權勢豈不

可懼

